



红粉飘零

叶落西風
情海歸帆

冯玉奇◎著

[illegible]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非外借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红粉飘零

冯玉奇◎著

叶落西风
情海归帆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粉飘零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60 - 9

I. ①红…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1553 号

点 校: 薛未未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2.5 字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红粉飘零

一、鸾飘凤泊红粉有深仇	3
二、似真疑假黑暗满荆棘	20
三、各显身手以假易假闹趣剧	34
四、为卿奔走意真情真演把戏	50
五、灯红酒绿萍水相逢成知己	67
六、月白风清飘零身世感时泪	82
七、药石无效一纸香笺疗相思	100
八、进谗有心两瓣樱唇惹情劫	115

叶落西风

一、舞海悲彷徨 狭路逢仇惊芳心	129
二、情场痛失恋 歧途遇艳堕失足	150
三、香饵层层诱 忍痛含泪甘受辱	168
四、悔恨阵阵涌 坐听更声到天明	185
五、涣然冰释 痴男怨女哭笑无定	197
六、死也爱卿 郎情至诚左右为难	209
七、世道崎岖 失足成病饮恨长	219

八、叶落西风 手刃大仇难返魂	232
----------------------	-----

情海归帆

一、同病相怜伤心人无独有偶	243
二、爱河彷徨失意者又遭创伤	257
三、一封书信无头案水落石出	270
四、两全其美有情人终成眷属	282
五、欲报大德为友情费尽心机	294
六、见花折花薄幸郎黄金作祟	305
七、惊芳心孤零零产下麟儿	315
八、抱侠肠悔恨恨重圆破镜	326
附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337

红粉飘零

一、鸾飘凤泊红粉有深仇

秋风像一个失意人的心境，包含了凄凉的成分，一阵阵地漫无边际的天空里吹刮。这里没有茂盛的树叶儿在奏着窸窣窸窣的声音，只有激动了海水澎湃的音韵，仿佛在脚底里怒吼。在一抹斜阳的笼映之下，只见茫茫的海面上漂浮着一只从汉口到上海的商船。那船身要如置在一条小河里，那么这条小河起码还要开阔一二丈，否则，恐怕连一个船屁股都容纳不下。不过现在是在茫茫无边的大海里，所以那船身相反地却显得像一片秋叶那么渺小了。

这时在船舱的顶上，站满了许多旅客，大家都在欣赏着这海面上黄昏的美景。太阳在秋天本来是显得淡淡的，十分柔弱，好像是一个久病的人儿，缠绵在床上。而尤其是奄奄一息的当儿，所谓回光返照，这和太阳一样，在落下去和宇宙做告别的时候，它的脸儿，也显得分外血红。因此反映在淡青的天空中，更呈现出一片片像桃瓣似的红霞，这云霞仿佛是活动西洋镜，刻刻儿在变化不停。一会儿，金波高涌；一会儿，山峦起伏。衬着几只海鸥，上下飞翔，更觉蔚为奇观。这一幅天然的画面，在众旅客的目光中看起来，因为心境的不同，所以鉴别也有点两样。有的认为这样好的美景，大有欣赏的价值；有的认为见了这一幅黄昏的美景，不但心怡神旷，而且精神焕发，觉得一切的烦恼和疲倦都消失了；但有的因遭遇的恶劣、身世的悲苦，见了这黄昏的景色，更使心头感到一种无限的惆怅。

真的，在静悄悄的空气里，忽然有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只见船尾旁铁栏杆边倚着一个年轻的女郎，她呆呆地望着茫茫的海面，好像有无限

感慨的样子。黄昏的景色虽然美好，但可惜的就是没有多少时间，好像是昙花一现，一会儿就被黑暗的夜晚所驱逐了。这使那个女郎想起了人生在世，何尝不是像浮云一般，斜阳一霎。自己在幼年的时候，父母俱全，生活优良，那是多么美满。但曾几何时，父母惨亡，自己飘零异乡，人海渺茫，何处是归宿之地？这和浮云东飘西荡，哪里有什么不同吗？那女郎一面思忖，一面暗暗地感叹。

就在这当儿，忽然在她的身旁有个年约五十多岁的男子走拢来。他穿了一套深灰花呢的西服，头发虽然已经很稀疏了，但还梳着西式的样子。面孔是很方正的，圆圆白白，可见他平日营养的丰富，所以红光满面，一点没有枯燥的风姿。西装马甲的钮子上宕着一条金表链，还悬着翡翠镶金的表坠，手里夹了一支雪茄，无名指上戴了一枚挺大的钻戒。从这一副气派上看来，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有钱的大富翁。他见那女郎的明眸向自己斜乜了过来，这就微微地一笑，把嘴唇掀动了两下，似乎有开口搭讪的意思。那女郎似乎胆子很小，不愿意和陌生的男子说话，所以别转身子，便向船舱里走回去了。但那男子的胆量倒不小，却把她叫住了，说道：“喂，您这位小姐不要走呀，我有句话要向您请教哩。”

“唔！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吗？”那女郎被他叫住了，因为好奇心的缘故，遂回身站住，望了他一眼，认真地问。从她脸上看来，表示有种严肃的态度。

那男子听她这样一问，倒是被问住了，因为自己性喜渔色，见了女子，好像苍蝇见了糖似的飞不开。其实和她素不相识，根本没有什么事情请教，他之所以有此冒昧的作风，也可以见到一个人色胆的广大了。不过既然把人家叫住了，总应该回答一句话来，所以他立刻笑容满面地说道：“请问小姐贵姓大名？”

“哼，这就奇了，我和你素昧平生，你无缘无故地问我姓名，那是什么意思？对不起，我没有工夫跟你在这里啰唆。”

那女郎听他叫住了自己为的是问问姓名，这就觉得他心中一定是不怀好意的，所以十分生气，冷笑了一声，很鄙视地望了他一眼，一面

说，一面便又翻身走了。

那男子被她碰了这一鼻子灰，却并不感到羞耻，反而赶上两步，伸手把她衣袖拉住了，笑嘻嘻地说道：“小姐，你何必生气呢？我问您贵姓大名，在我当然是有点意思的。”

“哦，有意思的？那我倒要向你请教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呀？”那女郎益发稀奇起来，她眨了眨眼睛，用了猜疑的目光，注视着的一本正经地问。

那男子见她这种含颦凝神的意态，真令人有点心醉神迷，心里甜蜜蜜的只管荡漾，因此呆呆地倒一句都不回答什么了。那女郎见他这种失魂落魄的样子，简直有点恼了，遂恨恨地追问道：“看你倒是一个很体面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地不懂礼貌呀！你叫住了我，我问你到底有什么意思，你干吗又回答不出来了？我老实地警告你，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可以随随便便地跟我搭讪。你要不知耻的话，我可以马上叫你丢脸出丑，你可相信吗？”

“啊呀！您这位小姐真是把我的好心当作恶意猜了，你以为我呆呆地望你出神，是包含了一点轻薄的意思吗？那你就完全地误会我了。唉！天下的好人究竟不能做！”

那男子被她说得脸儿涨红得像猪肝的颜色，不过他是一个老奸巨猾，而且在情场之中是一个老手，在眉尖一皱之下，立刻计上心来。遂叫了一声啊呀，一面解释，一面叹了一口气，大有感慨不胜的样子。

那女郎听他这么地说，倒不禁又呆了一呆，沉吟着道：“原来你完全是一片好意吗？那我倒要知道你一点究竟是怎样的好意。”

“请小姐先告诉我您的贵姓大名，然后可以说话。”

“就是告诉了你，也没有多大关系。我姓陶，名叫绿美。”

“哦，原来是陶小姐，鄙人姓乔，草字伯乐。”

“那我可没有请教你，不用你对我报名。”陶绿美听他那种自我介绍的神情，心里不免又觉得生气，秋波逗给他一个娇嗔，有点冷若冰霜的样子。

乔伯乐却并不以为难堪的神气，一本正经地说道：“陶小姐，我从小研究星相，所以善观气色，而且能知过去未来。我觉得你的脸上，有两条晦纹，所以将来恐怕要上人家的当，而受到一点小灾难。”

“你这人太岂有此理了，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凭空地来咒念人？你要如再胡说八道，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唉！我早已知道世界上好人做不得，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就是因为我和你无冤无仇，所以我才告诉你呀。要不然，我干吗吃自己的饭，倒去管别人家的闲事呢？陶小姐，信不信由你，到了将来，你就知道我所说的话不错哩！”伯乐故作很灰心的样子，一面说，一面便别转身子，预备走开的意思。

绿美见他此刻那种态度，倒又像十二分的规矩，一时低了头儿，由不得暗暗地思付了一会儿。因为这次飘零异乡，茫茫大地，何处安身，实在还茫无头绪。假使偶一不慎，上人家当的事也大有可能。所以这个乔伯乐也许真的是一片热心，对我忠告，也无非叫我以后凡事小心罢了。那么他真的会知道过去未来，我倒要问问他，对于我的终身结局，不知道究竟会苦不会苦呢。

绿美在这么沉思之下，她情不自禁地赶上两步去，叫道：“乔先生，你慢走。”

“陶小姐，你有什么吩咐吗？”伯乐知道自己的计划很有一点效力，心中真是十分欢喜，但表面上还装着非常规矩的态度，回过身子来，低低地问。

绿美因为刚才自己对他有一种不恭的态度，此刻若向人家再温和地请教，那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微红了脸儿，一时倒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伯乐见了，不免奇怪起来，遂忙又问道：“陶小姐！你还有什么见教？没有关系，你只管说吧。”

“我问你，你真的能知道每个人的过去未来吗？”

“当然，我为什么要欺骗你？再说这可不是说着玩玩的事情，你说

对不对？”伯乐知道她慢慢地相信起来，这就益发装出十二分正经的态度，低低地回答。

绿美转了转乌圆的眸珠，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微微地笑道：“乔先生，那么你倒给我相一相，我的过去和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你相得对，算得准，我给你相金好了。”

“陶小姐，你别跟我开玩笑，我也不是吃这一行饭的人，怎么会要你的相金呢？其实我就是为了爱好的缘故，所以学会了一点，倒不是为了做买卖度生活的。”

“乔先生，对不起，恕我说话不知轻重。但是你既然具有热心的心肠，那么能不能尽一点义务给我看一看呢？”绿美见他这一副气派，也知道他绝不是个走江湖的相面先生，所以只好赔了笑脸，向他温和地请教。

伯乐对于她这前倨而后恭的态度，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有趣和得意。因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岂肯轻易地错过？这就目不转睛地向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会儿。绿美这时候被他这一阵子呆望，却并不认为是有轻薄的意思，所以她的态度还显得特别大方，好像自己也承认需要给他看一个透彻不可。伯乐在细细地饱尝了一回眼福之后，方才微微地一笑，说道：“陶小姐，我虽然不是吃这一行饭的人，但我在事先却不得不向你说这两句话，就是说得好，你不必欢喜，说得不好，你也不必生气。因为我是照相直谈，决不会故意奉承，也不会胡说八道地损人，所以这一点，陶小姐听了还得原谅才好。”

“乔先生，你何必这么客气？你又不拿我的相金，我难道还能说你准不准吗？只要你照相直谈，我是决不见怪的。”绿美听他这么说，一时也由不得抹嘴好笑起来。遂点了点头，表示很懂得道理地回答。

伯乐吸了一口雪茄，故作沉吟的样子，说道：“这样就很好，我可以大胆地说了。照陶小姐的面相上看起来，不要见气，你的父母恐怕是都已过世了。”

“是的，我父母确实都已过世了。”绿美想不到他说的真会一针见

血，一时有点惊奇，她情不自禁点了点头回答，心中暗想，倒很有一点道理。

伯乐并不理会她，自管吸烟沉吟，一会儿又慢慢地说道：“陶小姐，你有姐妹两个人，这次到上海去，预备去谋出路的，是不是？”

“唔！乔先生，你真的全都算得出来的。那么我得问你，我将来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会不会弄得没有饭吃的地步？”绿美听他连两个姐妹都算得出来，一时敬佩得不得了，这就完全相信了，简直把他当作神仙的样子，什么话全都问了出来。

伯乐摇摇头儿，微微地一笑，说道：“陶小姐，对于你的前途，那你可以用不到担心的。常言道，叫花子也有三年讨饭运，何况你是一个有福气的小姐呢！所以你的面相看起来，眼前虽然有些不大得意，但将来一定有贵人相扶，保险可以大富大贵。不过我还不知道小姐青春多少、什么日子生日、什么时辰养下来的，那我还可以知道你终身的结局呢！”

“乔先生，你真能算得出吗？”伯乐这几句话听到绿美的耳朵里，似乎正中下怀，因为在她心中也很需要知道自己的终身结局，不知是好是坏。但一个女孩儿家，陌陌生生地把自己生辰八字都要告诉给人家听，这当然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到底不是一个真正会算命挂牌做营业的瞎子先生，所以她又很郑重地追问了一句。

伯乐笑道：“有了生辰八字，那我当然是全都算得出来的。陶小姐，多少年纪了？”

“我今年还只有十八岁，四月初四寅时生。”绿美到底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完全信以为真地向他老实地告诉出来。

伯乐听了，伸手屈指，口中念念有词，表示十分认真地在算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才微微地一笑，他似乎十分欢喜的样子，说道：“啊，真是一副好八字，照你这副八字算来，非但不会吃苦，而且至少还是一位行长太太的身份。恭喜，恭喜！陶小姐，不是我跟你开玩笑，你要嫁了丈夫之后，这一步帮夫运可真不错。不过……”

“不过什么呢？”常言道，人要好话听，佛要香烟受。绿美被他这一阵子奉承，芳心里除了羞涩之外，真感到有点甜蜜蜜的时候，忽然听他又转变了话锋，这就不禁心头别别地一跳，蹙了眉尖儿，又急急地问。

伯乐摸着自己的下巴，沉思了一会儿，方才低低地说道：“陶小姐，不瞒你说，你这副八字好虽好，但却十分的硬，配丈夫的年龄最好要大一点，那么不会有什么冲克。否则，就是结了婚，恐怕也很不容易到老的。陶小姐，我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反正由你。”

“你既然是这么说，那我当然是相信你的。那么照你看起来，我该配几岁的人最相宜呢？”绿美听他说得那么认真，觉得这也许是真的事情，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着想，她到底顾不得羞耻两字，以一个女孩儿家的身份，对他说出了这几句话。

伯乐觉得这又是机会来了，遂故意又作沉吟计算的样子。过了良久，才说道：“照你八字看来，最好配四十岁至五十岁的年纪，这样才可以免去了冲克。陶小姐，你听了我的话，一定要说我在胡言乱讲，但我预先声明，完全是照相直谈，所以还得请你原谅。”

“你既然对于命理素有研究，那叫我倒不能不信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不信的地方，是我只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假使嫁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这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即使享福也没有多少日子，况且五十岁的人难道还没有娶过妻子吗？否则，你的意思，除非叫我做人家的小老婆去。”绿美听他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话儿，一时芳心里倒不觉疑惑不决起来。不过在她说到后面的时候，似乎有点生气的表示，鼓着红红的小腮子，秋波逗给他一个怨恨的娇嗔。

伯乐连忙给她解释着说道：“哪里哪里，陶小姐，你又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你应该配给人家做填房的，谁说是给人家做小老婆的呢？至于四五十岁的年纪也并不算老，照欧美的风俗，四五十岁的人正当干事业出风头的时候呢！比方说像我乔某吧，也是个五十一岁的年纪了，但人家都说我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你瞧，我这人到底老不老呢？”

“对不起！我对于看相倒没有研究过，那叫我怎么看得出来呢？”聪敏的人，糊涂到底在一时之间的。绿美在当初完全是被他一片花言巧语而迷惑，还以为他真的是个会看相的人。但说了半天，到此刻听他说出这几句话来，方才感觉到他对自己至少有种野心的企图，这就冷笑了一声，绷住了脸儿去抢白他回答。

伯乐一看情形不对，慌忙赔了笑脸，又搭讪着问道：“陶小姐，那么你到底有几个姐妹？我说的究竟准不准呢？”

“哼！这也无非被你偶然一屁放准罢了，那有什么稀奇，谢谢你，我不愿意再上你的当了。”绿美见他还嬉皮笑脸的神气，这就白了他一眼，一骨碌转身匆匆地奔入船舱里去了。

船舱里的床铺上躺着一个比绿美年纪大一二岁的姑娘，她似乎身子有点不舒服，所以在静静地养神。此刻见绿美匆匆奔入房内，还把房门砰地关上，好像有点惊慌的样子，心里不免有些儿奇怪，遂望了她一眼，低低地问道：“妹妹，你干吗这样慌张的模样？”

“没有什么，姐姐。这真是一件天大的笑话，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老色迷。唉！正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绿美的姐姐红美，听妹妹这样愤愤地感叹着说，这就很稀奇地从床上坐起身子来，蹙了两条细长的眉毛，逗了她一瞥猜疑的目光，急急地问道：“妹妹，怎么啦？难道有什么人向你调戏吗？”

“说起来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说我面有晦纹，恐怕要上人家的当，但哪里知道我真的几乎上了他的当呢？可见世界上的人，他自己越是存心不良，在表面上偏偏一味地做好人，警告人家不要上当，而自己又偏偏给人家当上。唉！这黑暗的社会真是太可怕了。”

红美听妹妹还是这么痛心疾首地感叹着，因为凭她这几句话，叫自己听了根本还是茫无头绪，不知道一个所以然来，因此连连地追问她到底是件什么事情。绿美方才把自己刚才遇到伯乐的一番情形向姐姐告诉了一遍，并且恨恨地说道：“姐姐，你想，他说我八字硬，配丈夫应该年纪大，这我还并不疑心他。但是他又说到他自己五十一岁的人，问我

老相不老相，我觉得他这话就难免有点歪曲的作用了，所以我恨恨地抢白了他几句，便自管地回到舱内来了。”

“哦，真有这么的一回事情吗？不过这里我觉得有些儿不明白的，就是他怎么知道我们父母没有了，而且还知道我们只有两姐妹，这一点我也真觉得有点儿奇怪。妹妹，你想是不是？”红美听妹妹告诉了这一番经过的情形之后，她呆呆地沉思了一会儿，方才很不了解地说出了这几句话。

绿美眸珠滴溜地一转，说道：“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奇怪。姐姐，你该知道我们住在船上不是一天两天的日子，有时候我们两人到舱顶上去游览海景，也许他这个人是早已向我们注意的了，我们自己并不理会人家罢了。至于父母全亡的话，他是偶然的一种猜测。况且我们姐妹两人时常在感叹身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被他在旁边偷听了去，那也是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倒认为这事并不稀奇。”

“那么照你说来，他是转了弯儿故意来勾引你的了？”

“当然啰！看他这一双色眯眯的花眼，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东西。”

“他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啊？”

“姓……乔叫什么伯乐的，谁知道他到底叫什么？这不要脸的会向人家做自我介绍，那就可以想象这个人脸皮的厚了。”绿美恨恨地咒骂着，因为他说自己嫁一个年轻的丈夫是不能同到老的，这不明明地触自己霉头吗？所以她此刻的芳心里想起来，真觉得十分的怨恨。

红美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想了一会儿，说道：“不知这个人是在做什么买卖的，假使他真是一个大富商的话，那么我的意思，倒不妨可以利用利用他，来发展我们将来的生活上做一个泉源……”

“姐姐，你这是什么话？这次我们到上海去，不是去谋职业来养活自己吗？难道我们用美色来作为赚钱的本领吗？那我可不赞成。”

绿美听姐姐这么地说，一时大不以为然。因为她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凭她的学问，以为在上海这么繁华的都市里要找一个混口饭吃的职业，这终不能算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所以她绝对不赞成把自己的美